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三至八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記

黄州快哉亭記　　蘇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

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間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農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濵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

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

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遺老齋記　　蘇轍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州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

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余應詔者余采道路之言論宫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有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盖余之遭遇者再皆古人之希有然其間與世俗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矣雖號為得志而實不從余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

於不如意今余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范祖禹

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隷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

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静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

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覲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絶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内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湖學田記　顧臨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徼者也而君

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産乘輿其為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也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者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常患惠而養之者

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將返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為郡始為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常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廼會太守鮑侯輙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廼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

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暵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卒爲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㮡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需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爲重可取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

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没其美者乃强不敏著于記云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賛書受灋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

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隷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寃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横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

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寛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廵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

察官分守既定廼相官府盖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
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
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
十楹訖于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壊神宗皇帝俾圖程
工以授有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
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
闢門東鄉增庳為崇培下為高其規橅宏遠矣繼志述
事屬于後人今上即政之初務先崇儉土木之勤咸詔

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六月巳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闥耽耽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

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

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䜛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輙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

焉

適南亭記

陸佃

會稽為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於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於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映輝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賔客過而覧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

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賔客沿鑑湖上蕺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於是有以梅山勝告公者盖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届佛刹横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為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尚踈木葉微合峰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

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絶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値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用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搆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挹青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於是閩州以為觀美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

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模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於發揚幽懿豈特賁一山而已凡此鄉人藏道蓄德晦於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天子仁聖㧞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蜀州重修大廳記　　呂陶

古之循吏以郡縣為一家視其民如所親之於子弟待

之以忠厚樂易之誠濟之以勤勞不怠之力事不問巨細茍可以興作營置區處辦具則莫不盡心焉建校舍選開敏吏自訓飭之滅用度遣詣博士為學子除更繇與俱行縣通渠瀆廣陂湖起蕪廢漑田至數萬頃躬率儉約勸督務農出入阡陌舍止鄉亭輕刀劍重牛犢鑄田器教犁耕親度頃畝差肥瘠為三等立文簿藏之鄉縣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凡數百里息省勞役還集流散發倉廩以賑凶旱具葬祭以恤鰥孤限禮聘之年

施四誡之令禁嫁娶送終毋徇奢靡此其事之大者而為之甚詳以至榆雞葱韭口有常數二彘五雞家有常養種桑柘植麻紵藏果實蓄蔆芡養蠶織屨卷有教令此其事之小者而為之亦不略按古而求蓋龔公所由之風化而孟子所謂王道之本者亦可見焉是以居則悅服去則見思風跡光輝於一時德聲洋溢於後世游茂先之守唐安抑用此術與虛心以接物無猜阻疑貳之釁抗志以涖事無苟簡滅裂之態舉大綱以敦治體

親細務以盡下情自公府至于郊野皆得其歡知茂先待之如一家也廳宇之弊久矣每大風雨處至推圯政閒事隙謀以葺之遠倣諸侯路寢之制近遵太守黄堂之式崇庳深廣舉適凖度他所毀陋從而一新樓壘得其高堅帑庾得其固密文牘充棟宇有以謹其藏賔客戾館舍有以享其安敞亭榭以資覽詠完庖宊以備燕饗凡為此者蓋政有餘力而及之非先後緩急之不序也民安其居吾可以議居處之安非略於大而詳於小

也非以治舍為逆旅望望然計吾歲月以去而不恤其他客有踐其境造其門外自西階遊目四顧雖不問俗政可知矣譬如富家巨室垣墻立而壯門閎闢而大奥阼别而正囷倉廐庫之設各得其當就而詢之必有愛其子孫者主焉一郡之政何異於是余嘗通理此州知土俗之淳良羨風物之秀勝以謂嘉郡齊民宜得賢守敏政乃具四美今茂先之治大槩如此故予樂為記之茂先慷慨有遠度每以功名自期豈特區區乎此他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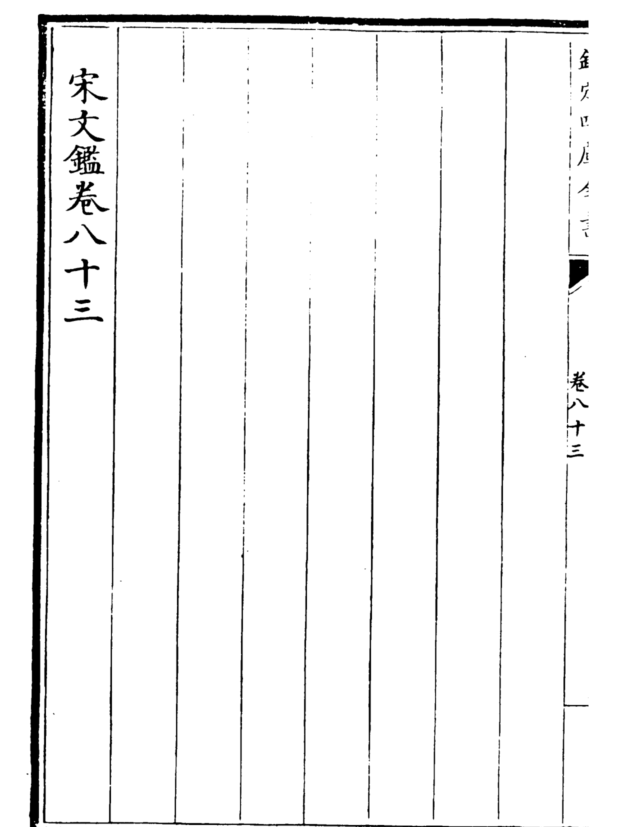
去而顯矣人必思之有讀余文者亦可以慰思也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莊周氏謂儒者逐跡喪真學不善變故為輪扁之説芻狗之喻重以漁父盜跖詩禮發冢之言極其詆訾夫學不知變信有罪矣變而不知止於中其敝殆有甚焉以學為偽以智為鑿以仁為姑息以禮為虛飾蕩然不知聖人之可尊先王之可法克己從義謂之失性是古非今謂之亂政至於坑殺學士燔爇典籍盡愚天下之民

而後慊由是觀之二者之學其害孰多堯舜禹臯陶之書皆曰稽古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所謂古者雖先王之陳跡稽之好之者必求其所以跡也制度法象之所寓聖人之精義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得變者豈芻狗扁輪之謂哉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僅存二三然世移俗革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至人之謦欬不意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隴畝

墟墓之間形制文字且非世所能知況能知所用乎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噫天之果喪斯文也則是器也胡為而出哉余於士大夫之家所閲多矣每得傳摹圖冩寖盈卷軸尚病窾啟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



宋文鑑卷八十三

宋文鑑卷八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記

撫州新建使廳記

王无咎

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不善為政者反此若夫教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敝不可留之獄訟恤無所告之老窮簡閱官吏崇其善而替其惡此最其所急而不

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豫廨舍之所以興居倉庫之所以出納以及臺榭廐驛亭圃之區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夫用事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掩害其損足以為益薄費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惰之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如前之云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詛儒法

士所為發憤思古也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撫州之廳成
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暄革唐刺史危全諷之所建也盖
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殆二百年而其勢將壊
故公始議革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政
令已行而吏民順諧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夷然無為
也於是使四縣之令各備其材而不自憚其煩纔總督
視故能以旬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模髙廣皆踰於
舊而其始又以智損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

顧豁然虛曠稱夫臨堂堂千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真所謂宏敏周通之君子哉噫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無窮而治廳之內太守迭處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日之役不有文字之曲折以託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旡咎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能而遂為之記云

定平凝壽寺塑佛記　　張舜民

定平縣山不如水水不如寺寺不如凝壽山無名而水有名寺無不得山水而凝壽居其勝水西為縣東為凝壽負夕陽見里社重樓複道繚絡上下煙際隱顯望如屏障閒寫出故遊者不憚其勞而居者不奪其樂余始遊寺有大明堂佛居中黃金之膚五色之衣美哉從者具而皆土面骨立制度尚未明然余亦知其為佛之尊也後余再遊而艮前佛之背又於壁中隱出為半見之佛而從者非向相似而所謂九曜者為之也佛御輪乎

其中矣異矣夫九曜昭昭在天寧卑乎而顧為臣僕如是耶豈於教自有所本而余未嘗學而不能知也與又安知不曰九曜五行之正氣尚臣吾佛况於人乎故王法則曰吾不知畏而飲食男女常久之道或一受教俾之斷棄至於終身不敢復有其設術之甚無若此者矣夫此則余何能為哉至於有善地不為民居候館而多聚斯類然豈獨凝壽哉天下之所共歎者此也

大雅堂記　　　黄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
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
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
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
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
之堂者况家室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
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

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涣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汳句于蕭其閼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蒗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淮陽東歴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甾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汴水又有狼湯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兖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甾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

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辨始末盖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灉注兖豫永平中遵導汳自滎陽别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别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盖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西來而故道淺狹春

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没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悖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勤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决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詞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

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咸平縣丞廳酴醾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

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醾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為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酴醾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

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閾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斵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嬦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忌大功寛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和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

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廵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為歷代之大訓成法者宜何如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醾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旌

頭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茍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茍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踈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

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余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閒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

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為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灑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

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懽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

照碧堂記

晁補之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

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寛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覩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休而整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盖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

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旗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賔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懐髙蹈

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
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
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
廵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
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
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
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
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懐公拊楹極

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摇而荷靡鷗鳥盡儛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吴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霣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

息峴山之顛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而公再守記之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甞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姑與蓄之賢於此乎未辨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名肇字子

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為後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焉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

俛而啄礫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瞿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値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日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

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高廟碑陰記　唐意

滁之西曰豐山其絶頂有漢高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肴觴焉意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葢以五月十七日為漢高帝

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歷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次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已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歷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

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遠傳者之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

拱北軒記

鄒浩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内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

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浩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災荒既已隕墜而為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耶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浩所忍為也浩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于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寺監之職拱

於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購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在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内乎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於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浩之所以拱北在

是而已且既以為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旋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與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塗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易庵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居先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

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説大異盖六經者
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兹豈細
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
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
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
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
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本草矣
故知本草之為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為尤難而不

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顔魯公祠堂記　　唐庚

上元中顔公為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凛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强叔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余謂仁之勝不

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
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
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
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
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
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
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誦其詩讀其書恩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

子於江濵起士會於九原盖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况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絶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强叔登離堆探石室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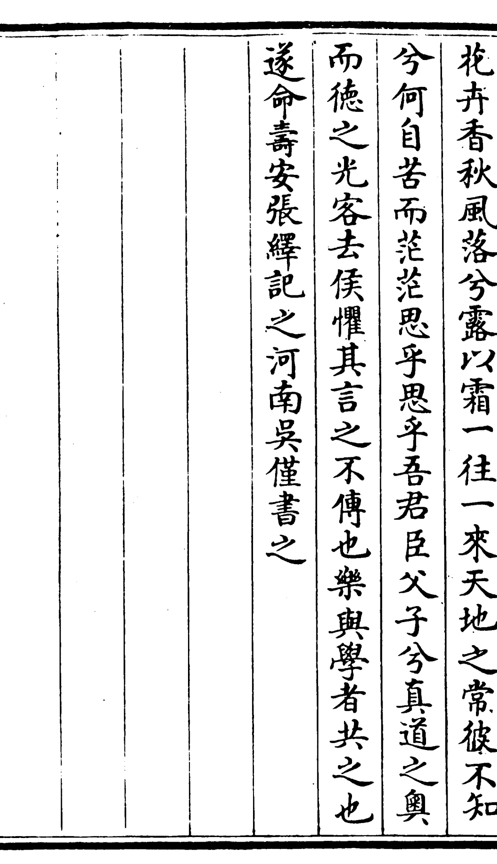
絳州思堂記　張繹

金臺太守時侯默而好深沉之思下車之六月作堂於治所之東偏命之曰思且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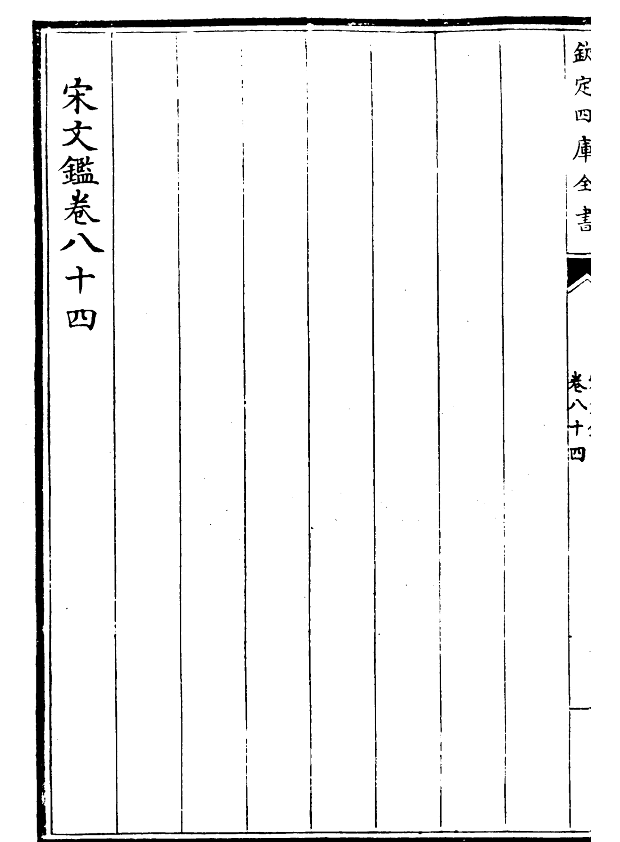
吾之才也客有難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而子欲思之耶佚笑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人道之常也吾又何思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天道之常也吾又何思子見世之人矯情亂志拂類以成其行者乎富貴之未來則為之巧語軟熟視人有詡詡乞憐之色不得則戚戚以為憂患難之來則為悲愁無聊之聲鼠匿鳥伏若不可容以僥倖險阻之萬一不得

則戚戚以為憂嗚呼是未來者果可來而既來者果可去耶夫為不知有是理而强思之也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子所謂不思殆謂是與客曰然俟曰子徒知有不可思而强思之庸詎知當思而不思又患之大也耶客愕然俟指曰子見庭中之杏當未春時槪然一枯株耳然則春而華秋而落果何有耶子能思其所以華思其所以落則死生之理盡矣子見坐隅之燭當中夜晰晰可以見幽隱仆之則瞋

目不見丘山果何物耶子能思其所以見思其所以不見則鬼神之理盡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所謂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也不然子欲捨是而求道家者流浮屠之說去人情絕思慮塊然坐乎窮荒之域視吾君臣父子泛泛若江湖之適相值也頹靡壞蕩不自收斂且曰吾之道將自同於獸死木爛而已吾又何思嗚呼是道也吾不知其果何道也耶而子不願學之耶於是客始茫然自失因捫髀而為之歌曰春雨濕兮



花卉香秋風落兮露以霜一往一來天地之常彼不知兮何自苦而茫茫思乎思乎吾君臣父子兮真道之奧而德之光客去俟懼其言之不傳也樂與學者共之也遂命壽安張繹記之河南吳僅書之


宋文鑑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八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序

重修說文序

徐 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

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文及暴秦奇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絶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近以篆籀為奇怪不復經

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氷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刋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氷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

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愼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盖篆書堙替為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脱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愼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籒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

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
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
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册則宜
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隷足矣又許慎
注解詞簡義奥不可周知陽氷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
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
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
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

成既異淮南之敏懸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氷谷謹上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泠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子為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予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

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於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
希於古之知已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於今矣
尤人乎不知我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於東郊
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
尤於他人乎始自求於人今知已之為過也棄俗尚而
專古者誠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
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
我能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

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於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於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子試為我而思之將見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摶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

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荅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纍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

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下位去六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玆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言四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上位形五下位形六十分而為六五位六五三十數也形坤之象焉坤用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九八六之四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分在西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更無外數添也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上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四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氣也故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後既合也天

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一六上下覆載之中運四十九之數為造化之用也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去三統地二地四幾九為乾元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位則不成卦體是無中正不為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是也在陰則為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略述其梗槩焉

弈棊序

宋白

投壺博弈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弈之事下無益於

學殖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興亡之基枯棊三百微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奕人之説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寛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絶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

速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刼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踈密分踈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戲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

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强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忌其敗忌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奕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

陳之疾速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絶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刼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為首得湯武之訣者為心得秦項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寛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於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忌敗非止圍棊將規家國焉故曰弈之事下無益於

學殖上無裨於化源然覬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為鑒戒舉要以覲會同可為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

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為理大意

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啟微衷神佑私志

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

用於帝道者録為御覽令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

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録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

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

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

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羲軒之上

留别知已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於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㣲想前事而太息頃歳甞侍立於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弗成無徇俗以强媒茍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忝官聿來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惣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

庶務稠雜約乎風土陋豫章之奧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懵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謡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貺以序文歌詩送别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閲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已之虚談潤色之詞復文人之恒態豈若出直言以誡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

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僞以復古則可矣將逮於竊榮冐進之輩豈可得乎況立性甚拙揣心愈踈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焕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於道德飽於忠鯁求於至理盡於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已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為蠹蠧面作狐狸縱㦸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於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慚靦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

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

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合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

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覯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為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修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為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

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焉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已之職與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强出白黒以紛亂之

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賔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茍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余見

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

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唯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叙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

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者之藏書也從考覧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糜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録為别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古者黄帝創冕服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輅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畢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掃王略載清緜蕝示天子之尊黄屋削諸侯之僭

始議郊饗即諏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搉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既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污皺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繡采綷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貺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丕則柴泰兆耕東壥篆石仙閭蘊牲汾滸順風訪道寀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志首著

車服之目范曅纉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别録
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
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内侍畫郊丘仗衛繊在秘府景
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盖古
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拱巳中宸膺德
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
兵訓士武之畏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
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

度而遽數哉粤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友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盍象設而又文陳乎縣是著為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末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横幅其軸纖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為盛噫夫聖人制情之

動防民之踰為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右作鑒者其是之謂與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内省副鑒監逮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絢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

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常改為輙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新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薦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為官注一家之說爾

輔弼名對序　　劉顔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

憂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蕞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茍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

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偽咨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末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頗切不忖揆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撫實之

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年之問答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關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辨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久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為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為申明并目録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録之又有虚論浮談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太史吴兢撰貞觀政

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多採章疏不能純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疎間之弊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譊言輕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歷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于芻蕘無棄顢頇也已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馭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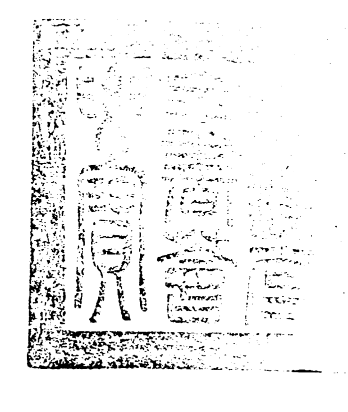
聘事馬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覩吾民歛手帖帖如家人馬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讐而壯者不識戰鬬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牧言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鄰里親舊家必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鄣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乾食冦至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為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

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為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為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内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縁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内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甞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交善許相

死生亦不忌去內外之别川者腰舟具焉山者獸檴存焉為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者必卻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卻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奸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為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與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

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忌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爼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為具腰舟設獸檴者笑之

宋文鑑卷八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　佑